

柳待制文集

十三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行狀

故宋法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六貫雙州臨蘭溪州縣孝鄉編黃里

曾祖天錫

妣唐氏

祖世臣

妣董氏

父夢先

妣黃氏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公本朝之遺賢也其學淵博其志高遠其行剛直其德純厚其教以金易劉後漢國之

項氏甘英與伯入漢初繇一循循山

者諱陳下遜光空

而家始浸大生子

而辭又後蘭

君諱景文力

六父父嘗患逆

而母廬于夏

歲其主

不樂所君

是名耳

...

...

...



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  
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寬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  
立長子干八府君諱世臣於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  
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  
敬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尚蘄然祖母唐  
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  
充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  
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  
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  
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  
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

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  
君諱琳自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  
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節博士弟子員堂試  
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  
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  
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  
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  
問詞章望干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  
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  
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年二十三廼即  
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秘敬巖名監司  
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

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觀  
五先生文粹序而慕慕之不知其為令兄也兀章即  
為書曰金吉父与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  
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  
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  
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  
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  
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  
又因魯齋心進于此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  
所以仰慕之意且應叙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  
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  
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

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  
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巖歸宗之命間以問之  
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  
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對齊何人也孔子  
既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對  
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  
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為不安其議遂  
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  
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  
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關失亡幾  
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  
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

尤肆力于學凡 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  
律曆靡不研究 微以充極於用嘗出游杭都諸公  
貴人爭相引重 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  
其貼危廼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  
之則已不及於用矣 劔亭書院宇棟雖貝誦絃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  
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脩文憲上蔡故事  
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尚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  
能貸夫利欲之汨沒劔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  
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篁士習于此果能專一其  
志向而以讀書脩業為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  
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

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曰嚴先生懷仁輔  
義之說攬叢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  
學真是以動夫八也于時宗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  
繹騷先生之居尤与盜近曰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  
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  
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  
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和宗向羸糧景附躡  
屨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為羅關熟延致惟恐或後  
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  
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  
公之於論益製集註多目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  
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

而略之今皆為之脩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  
孟攷證迺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  
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  
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  
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  
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起然自悟擺脫  
眾說獨挹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  
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曰推本父師之意心  
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證字  
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  
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  
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

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  
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頌不幸不得見帝王  
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  
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  
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  
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代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辭  
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  
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  
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  
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  
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  
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獮曰中文尚書

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故少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為踈略苟得其經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緼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

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揔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曰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



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與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孔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以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何由而見况左氏所記或關或誣凡若此類皆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上下及詩禮春秋六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以資治通鑑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要二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亦

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苟悅漢魏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履之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應考傳註以服嚴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教其只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為浚恒之求深鉤其玄探其曠

而不為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  
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  
莫意薦見疑心和體舒所表皆粹盎所趣皆寬平於  
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不冒大和之內而無回護掩  
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  
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  
非意之干自不能近薄直不阿視人猶已久与之居  
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心肅襟造請方羣疑塞  
胸膝輒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固吝  
消亡隱匿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脉製齊適其浮沉滑  
瀦之候而中夫攻尉補瀉之宜動悟乎格不俟終日  
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

屢罷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薦於分義先人後  
已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  
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取取在抱為之物色經營  
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  
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  
憲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  
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心如  
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篇以節衆音扣鸞揚鈴聲  
律度數昭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  
而遂從登文憲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為得  
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  
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憲

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克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為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吊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欄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緇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吊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吊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

吊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為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吊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絰於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紵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先生曰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為之外傳又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

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  
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  
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  
次類次頡頏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  
下文定為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  
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為農田百畝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彊弱子  
力貧體弱不能為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為庶  
幾其中中不能為為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  
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隴所註  
書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  
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  
曰昨非存藁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  
新藁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藁者丙子以  
後之作曰仁山噫藁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  
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矣子之感而身後  
之望孤曰配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叅訂  
訓義於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  
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  
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類次  
之名為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  
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為宋之一經  
而顧未有為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為近思錄發揮

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批校正  
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為製序而屬之文定之  
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註書僅僅脫藁而未及有以  
正定故志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讎校今  
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  
祠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  
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  
程張邵五夫子重徽繼照六經之道煖然復明於天  
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  
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  
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霽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  
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

之未幾而蠱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為闔闔  
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為學術消  
長之候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  
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  
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  
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全而傳註訓釋之混於得失  
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經挈  
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濫潛思終於真積力踐行  
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  
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  
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

得其傳顏氏之無二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  
我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  
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  
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  
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  
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克之於已者也盤溪  
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盤溪文憲堂居立志持志之訓  
謨嚆濟道腴而游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  
雖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  
直之知為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為陶元亮之任運  
歸盡而其所願為魯仲連張子房者尚瞭然而不誣  
也筆黠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

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  
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向王  
二氏之鳴道於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庫者年  
輩老先於先生而文憲蓋嘗引以為友學尤邃於經  
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  
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  
實單弱早歲日緣父友幸嘗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  
家難為貧游仕有志弗彊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  
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  
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  
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書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  
不以是事為已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

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竭  
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即其家  
求其文關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追繫苦所  
聞為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  
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測老而幸際  
真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沒身它日汗青有紀  
傳之雋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  
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門人前太常博士柳貫  
狀

元故追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  
狀

曾祖伯信宗故迪功郎累贈朝散郎

初行制文集二十一

十三

祖夢炎宗故朝請大夫致仕

父堯宗故承節郎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黃維吾婺望宗  
雖豫章雙井之黃亦由之以從義烏黃氏家譜有明  
者復自豫章歸居浦江於太史公庭堅為諸父行子  
景珪生琳娶靖康東都畱守忠簡宗公女弟始又自  
浦江徙居義烏生子諱中輔字槐卿号細高居士殖  
學厲行嘗出遊行都題樂府薛太平樓上秦檜怒其  
譏已將捕寘于法而居士既潛歸晚以轉運使上其  
行義當得官未命而卒甥工部郎官喻公良能載其  
凡行于碑詳焉居士生子諱紹祖紹祖生子諱伯信  
累贈朝散郎伯信娶忠簡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生節

請公諱夢炎起家淳祐康成進士為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人次配方氏生承節府君諱堦堦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娶徐氏徐氏奏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初朝請公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罔金有女歸吳興丁氏而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壻也於是丁氏屢有子矣朝請公即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祝之蓋朝請公與王公同為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出雖以異姓為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始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歿杭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

公扶柩行涉濤江歸上瑩域反壤而樹既虞而祭人謂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至困於詆求之促數而偏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泯恣以合汗不崖異以絕俗雖黔大駟亦忍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夷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為之傾蓋賓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懋倒壺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省為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區求解於道德性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興衰理亂之故於諸史志澤



中細繹微言披發大義獨深會于心而未嘗屑屑為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範也平生無卑嗜衣取充體食取充口居常怡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愠之容至其與鄰翁野老酣嬉淋漓有晉士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足以觀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寄祿官中行正郎值明禋當任一子推與其姪及既歿乃公致任恩補公將仕郎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為泰定四年始以子貴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遊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於寶祐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於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令封

官人生子男五長潛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次溥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即後公從弟灝滋既後父家益落其所以奉公上承賓祭者公一資之女三人長適賈師夔先二十年卒次適劉咸劉拱辰孫男六人構標梓女二人其一適陳克讓其一未行曾孫男一尚另潛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滿秩召入詞林其夏扈從此都秋還及冬十二月望訃至京潛即日解所居官匍匐奔歸以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鄉三金山之原在秦孝子顏烏墓北三里而其南一里則朝敬公三世大墓也方潛歸擇巖域相墓者曰

為宜而其地則故屬之公予也後劉氏者矣劉氏子  
鼎遂奉之以寔凡其墳寔切窆穴徵工備興畚鍤其  
費一出於潛而不以諉諸其弟潛有祿食故也丁氏  
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之祖諱暉卒官中大夫  
太府少卿摠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庸卒官朝議  
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嘉定  
癸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蒞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  
廡舍兵後丁氏家襄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  
郎仁東來為嫁其稚妹而孝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  
春秋家祭則別為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為  
二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某少辱公  
之知遂得與潛定父文字間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  
潛取世科某亦濫巾什版抗走南北垂二十年歸見  
公而公方以耆俗為州里一鑑乃不意夫大墓之差  
已遽及之去年夏某游浙右潛以書追遺於吳門告  
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于世之立  
言君子取文以表其隧許焉而未及為今既復上矣  
其奚以辭故什而擊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酬焉之  
義也謹狀

祭文

焚黃祭文

維至治二年歲次癸亥七月辛卯朔男將仕郎國子  
博士貫謹曰便人南歸令男尚具家饌之奠昭告于  
先考高郵縣令贈承事郎府君之靈曰貫德薄能鮮

實不肖似偶承家慶忝有位序于朝乃至治元年秋由國子助教進博士三年春皇上推恩目下及其先始載定褒卹之典而貫品在第七於格得贈封父母妻其四月命下遂贈先考承事郎先妣宜人而新婦盛氏亦封宜人惟吾父早登科級甫從職仕而屬當易代卷道閑居蓋拙遲偃息餘二十年不幸不至上壽以終積仁累行生既不享其隆沒猶推其餘以施及于貫所以顯被寵章延昭來稟者若水有源而木有本也縻於官守未能引去謹錄副本令男卣展奠墓下焚燎以告靈其不昧服此

異數謹告

先泗州墓焚黃祝文

貫劣而多難長始知學因緣齒士忝冒登朝比由太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學校躋秩五品於格得贈封父母妻既至官則以其名列上已幾命下爾先考承事府君加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浦江縣男先妣宜人加封浦江縣君恩澤之光照映門祚願貫何人克遂臻茲是皆吾父母夙備全德不享其隆留以遺貫故得幸遭休洽之世蒙被孝治之福重封疊卹及泉壤豈惟胄胤之華抑昭積累之厚今以善代挈家東歸恭捧命書焚奠墓下并奉錄黃一通章照一嚴焚燎以告魂之不昧

服此褒嘉

祭亡室浦江縣君盛氏文

昔我祖姑作嬪令族既壽而儀亦正以續目是有連  
猶裳綴幅先六十年亂離刺促我泗州公弗堪荼毒  
往依姑氏逝于空谷遂與君家裾黹袂屬時君方啓  
娟其在目我母曰嘻請婚予欲問年斯同不疑何片  
納采未樂母方就木逮成配偶生理日感跋前疐後  
左振右觸飾無華簪飯止脫粟賴君安之同憂共辱  
風雨飄搖一燈夜屋頽影誰傳君績我讀艱難困苦  
顛沾寸祿隨踪漂流川航塗轍留撫諸兒盡瘁鞠育  
微君自力雖顛巢覆我無他長斫味菜櫝因緣齒士  
技等工祝拜命登朝游改章服中從外補出長閑局

柳待制文集二十

十六

戴君偕往章江之曲官俸雖薄亦有梁肉看弄三孫  
嬉戲相逐時節伸眉笑言謾謾小君之封寵數華緡  
自君得之如藝斯熟履泰由約藏昭於伏神理在茲  
闇者莫燭滿秩來歸曰投倦足易著幽貞詩歌邁軸  
期與君同料理松菊庶幾衰晚各保胡福天既厚之  
又奪之速俾君不遐由我罪酷曉案孤憑宵齋獨宿  
孰視我裊孰調我餽夢帝成魔淚漬衽褌人生如電  
曾不轉瞬盛衰相尋何有羸縮翳翳夕陰隆隆朝旭  
究觀其終種不及桂君以艱生之死不黷歛有棺衾  
藏有菴築兒雖未立尚繫昭穆歸全之義君則何忍  
惟是貧家動若溼束六易暑霜僅終埋玉茲卜新阡  
荆山之麓奉君就窆車已載輓牢備在送別君一哭

俟我同穴斯言可復

祭孫拒文

維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五月己巳朔越十又一日己卯阿翁與汝阿爹阿姊以家饌祭于中殤童子阿和之寃曰嗚呼汝果何為生也又果何為而死也汝性非警敏而知務學為家法習不佻輕而知順親為大行其言動頻笑適有類於吾而吾之所以愛汝異他兒者以汝為可託以嗣也去冬之十一月汝祖母死汝適病作既月乃止止而面目手足稍覺虛浮醫言濕熱在肝搏血所致法當進涼劑用其方服餌倏進條退迨今春莫兩脚腕拘攣肺氣滯鬱再更醫而證日以加氣日以微雖藥食交進未輟而忽奄然逝矣

柳希制文集二十

十九

吾蓋莫曉其故也吾幸以文儒忝有位序而家學之重顧後無繼大懼不能下見祖父居閑二年見汝誦書習字稍稍悅可喜意意詩書之脉藉汝以不絕而疾病侵凌方長遽折使吾衰莫之年重罹此變安得不惕然而驚盪然以悲也豈亦行貞神明而貽補於汝耶抑汝之父母不當得汝為子而反以閑汝之生耶棺斂既周三日而葬于高亢之地汝生于外家而吾世家于此汝之魂氣無不之其體魄尚歸安此上也一祭而訣老淚潛然忽不知吾肝腸之如割也尚饗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

壬辰門人柳晉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  
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  
奠為文牛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磷縮  
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  
其取精者為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  
醇有醜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  
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  
既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  
駕方騁而遂殲備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為戶牖以泉  
石為弦韋悲天末之回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於  
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噍瓊璣惟游興之飄飄雁山  
巖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察有志於龍雲上下

之相隨夫何靈澤之益已含宿草之悽於是酌飛泉  
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晞  
釣瀨之風漪舉甃樽而徑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  
怵慨或吊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間蒼長與遺黎故  
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鑑  
雖年耆而未衰颺風歛其夕興駟玉軼而驟雲螭卜  
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  
之敢私緝衆羨而為銘亦既環于卷石之碑重斯許  
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  
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邈仙  
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蒸緬風晨與月夕窺彷彿  
其來娛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於藁裡不揚于列

星則蒸為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夙  
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  
因為位之初併矢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  
饗

祭許益之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  
近故白雲先生許兄益之大葬有期先一日辛丑友  
弟柳貫馳詣几筵薄陳香幣之奠侑之以文曰朱子  
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啟儒先機籥之秘稽經  
誦傳而道闡於有言即事觀理而學本於自治凡精  
思審察之功所以為真積實踐之地雖寘樽於衢人  
人得挹滿而霑醉然尊聞行知則惟鰲峰獨得其至

蓋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剔濬淪義益精而辭益不費  
迺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之亦建安之  
翁季所謂真實刻苦之訓暮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  
性言之丕顯而為堂船山之猶未瘁非徒耳受而面  
承更益筵講而序肄茲寒泉一勺之多下注雙溪但  
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巖之達識而遊於二老之間  
其傳緒之真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  
山為暉而川為媚奈何聖蘊之宗遂壓戎馬之氣兄  
時弱年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女之從人必先介而  
後贅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於進趨旋視之際  
曰微是子之精凝其何以當任重道遠之寄會先生  
起從祠塾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跬

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已則百之學必至於充類而為知晝晝靡以加飡夜熱薪而照字披攘典墳采摘訓傳務為高深宏遠而不墜於習俗之薈翳苟蹈道之弗頗亦皇卹乎室之空而躬之悴於是推其緒餘以私淑諸人而戶外之屢翩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叩有小大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槩正獲之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有得而足以振聳群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臣之議或飛剡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勤枉轡乃魏野之莫回豈朱雲之可更望駒谷之逍遙祇以興尊德樂道者之一喟睠金華之古墟炳哲民之遺懿當成公巖立於

東而雲谷有朱衡麓有張若養賢之大鼎聯跗而參跂彼一時雖號於專門而究其樂本同出籥章之一吹頃耆艾之淪亾變風作而雅廢庠校至於喪儀射鄉為之失位其言偽而辨者又不過沾沾尚口之窮截截褊心之刺兄子斯時獨能矯輕警惰屹鄉社之長城表斯文之徽幟以其服之於身者備之家既興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為兄則吾季方之德之誠或其二考大行已若然何致遠之恐泥百年七十而疾病半之方托餘生於液齊胡為奠楹之夢遽掩泣麟之袂駭巷哭之相聞嗟善人之無類雖諸生越有心喪而弔服加麻禮適役於義制用循踰月之期勉就因山之窳孟子謂所性根於心其施之四體



者皆生色之盜睥莊周謂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循而致之未免行名而失已然則理義之悅天爵之貴兄既優得之宜乎出此而出彼若稽造物界予之隆則有子承宗有書在笥皆足以施澤於方來而為傳序不朽之計貫幸甚同門夙承末契自童習而白紛曾靡忘於兄事雖蒙霧有行潛獲沾於微潤而鞭駑並發難進希於逸驥中從官以漂流偶叨塵於班綴兄未嘗不為之喜動於中遄郵緘而藉慰以兄念我之深固將脫略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實若炳燭之鄰竊餘光之衣被迨倦翮之返栖相德儀之近只而龐公稀入於郡城鑿齒有時而一詣引短綆以汲深操鉛刀而就礪庶暮景之桑榆不胥為小人之歸

而君子之棄者先駕之推輪寧後乘之無躡繼今以往孰砭我愚孰撤我蔽恐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自負韓門之深媿幸工倬之遺澤誠底法而未墜臨葬紉以泚哀矢余詞以為誅諒精爽之如存尚炯然而監視尚饗

祭袁侍講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越四日己丑友生文林郎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東陽柳貫謹以炙雞絮酒之奠致祭於友故翰林侍講修史清容先生文清袁公墓下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世道泰時亨豈人自致要其所遭有利不利或乘輕軒安行萬里或取康莊出門車弊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

後有先何適非義昔公盛年蘊靈負智嚴和家處如  
酌取醴麴業師門如琢就器及其仁熟不績而藝一  
奮其飛進儀禁邃廿年三入遂掌

帝制詞體深醇載振其靡干時班行相頌易視國老  
求疑延紳郎吏刺裁政典牽引經旨有考有詢必究  
必詣史策編摩翰墨游戲燕許常揚譽無虛美

宸眷褻賢付以史事剪剔繁蕪斟酌義例衆方指目  
適觀成

命書還  
燎既脩澗樂樂只英第角巾此門  
綬被何取之庶不視其履珍悴之悲竊傷吾類自公  
已而世議日詭孰雅而哇孰忝而批亦既十年後垂  
往軌休否亨屯吾何望矣貫昔喻寇承公教指屢澤

堂延句章客寄親仁觀德類教蒙鄙繼踵登朝幸聯  
班尾月夕風晨傾壺寘蓋進之席間引以自比洎佐  
成均公尤助喜乃俾予嗣親子講肄予何能泐以承  
公意漢北枵鑪燕南掛轄談笑交欣謳吟忘疾謂吾  
與尔後死則誅吊尖遠時予心媿恥來拜塋門不見  
嗣子公神在天公言在耳雞絮雖微有淚如水嗚呼  
哀哉尚饗

誄

馬景莊誄并序

新定故城千峰遺榭有大雅君子曰容堂先生馬君  
質不去華通不易介節孝之風刑于其家而儀子其  
鄉當是時守牧之賢若方公回鄭公君疇阮公麟

注注高先生之行而以愛士之禮禮之章逢者流盡  
倚之以為望者餘二十年予幸嘗不其二子解  
堂拜先生於席前退而從二子遊如習射鄒嶧之郊  
奉身工祝之位禮讓興行非一日致然也伯子景莊  
沛子景仁齒皆長於予故予得以兄事之而其伯林  
友悌特隆景仁出接四方賓客入自力於學景莊佐  
先生經紀家事囊橐細碎有條有理間亦從吾徒遊  
衍上下窮幽極深又若不縻於世故而趨立塵埃事  
物之表者也景莊未三十時郡守察薦舉孝以其名  
上之外中書為署用陽書院山長以不樂違去親側  
棄不就其後部使者屢薦起之辭益力曰得朝夕左  
右視時涼煥調適自甘致其養以承其歡昔子過先

和齊制文集卷二 二十五

生見景莊容色不感訊其故知母夫人病數日景莊  
眊眊懇誠聘醫製劑必審必諱又數日母良愈則復  
出聯尊姐如常時其孝愛殆天性也予後客京師聞  
景仁教授桐川乞告歸省未及家卒而先生春秋高  
若無以功寧其志者景莊忍情輟泣開折至理先生  
雖強為寬抑而思子之悲終焉戛在懷閱三年年八  
十五亦卒然景莊氣完而貌愈養深而守固予意其  
將平格老耆無疑也泰定三年予補外南還則聞景  
莊以前二年甲子之十月十九日死矣年六十一耳  
威強者或不能以必壽而衰羸者乃更以自全其豈  
理之固然耶景莊諱元禧娶賈氏子男三泰之申之  
異之泰之為武昌路儒學教授孫男六說詵詵詵詵

孫女四曾孫男女各一馬氏本出扶風而自常徙  
睦族望尤著宋兵部侍郎諱大受生通判漳州軍州  
諱昔昔迪功郎諱友諒友諒生容常先生諱洪迪  
功於景莊為大父景初兵部弟禮部尚書諱大同與  
徽文公同朝以暖學相引重而迪功復沿世舊住  
受業文公高第第子黃文肅公之門當文肅修定禮  
書時親承講貫問學淵源有自乘茲惟其識夫大者  
遠者之不可以一二紊故能不以富貴蠱其心科舉  
累其志蓋至二先生丹世而禮之教行于其家者察  
然笑則若景莊之不爽其承以自泐其身又可謂  
之能子哉世之人常知按學問以求君子而不知君  
子之盛有出於學問之外抑觀其所受而可知耳泰

之將奉景莊之麗蔡匯湖先榮之次驅書告白與我  
先人遊今而在者非子其誰子可不為之一言乎予  
既重茲交誼乃濡涕為詞西向以誄于其神焉誄白  
漢萬石君以孝謹稱由奮開之而建是承昌用承茲  
其究不於簡易維行進止維恒有服于躬匪學以能  
僮御訢訢措規蹈繩使暢其風大猷可井東陸之墟  
小阜大陵裝祥于人美輯粹疑馬氏儒門世德烝烝  
匪前軌引匪後孰憑作之述之其培日增方時淪汙  
禮壞樂崩維克思誠仁讓矩與其興伊何一家閱曾  
有大斯立諸細曷懲斂手足形以免兢兢有封并堂  
有薦散齊惟君子世累善如登相其家書刻在簡繒  
庶猷載之訓于來仍我昔交君謂我其朋焉今已矣

撫旌更應矢辭作誅匪訖之勝百年飄風變滅相乘  
斯文在焉其尚之徵

塔

賀李彥方除廣東廉使啓

伏審自淮易節喻嶺建臺聽履上星辰久俟承明之  
入衣繡立霄漢重煩直指之將雖云歷紀而升固亦  
選賢而授蓋臺憲為丘民之司命而嶺嶠制蠻服之  
扼喉准不盡乎方伯連率之蕃宣乃申寄夫祥刑使  
者之按舉持戟失伍果豈無其人哉求救與芻必有  
任是賀者肆時猩嗥而麤嘯不過蟻聚而蜂屯何煩  
屈致於兵符正可究親於民瘼誰言潢池弄兵之志  
予未易草藪我謂周原攬繼之皇華居然成化暨勞

柳待制文集卷二十一

二十七

按部即奏安邊其惟某官比義具良史之才主靜存  
仁者之用謀王斷國是養其氣於至剛立教正人心  
納斯民於蕪善自試金鑿之初步共窺繡線之奇胸  
拔藻立供奉班遲遲漏點簪華登御史府烈烈霜威  
更嘗太學之蕃鹽緒正曲臺之禮樂將徧儀於朝著  
造寓直於寶儲奎閣然藜引中天太微而上樓船下  
鉞乘北風爽氣而來凡而闔區越徼之成經詔若振  
綱范滂之再見吟酣芍藥瓊花之句需題扶青黃木  
之碑鷄鳴之集魯門何至用諸侯之饗辨蛤之還合  
浦祗以形廉士之歌酌泉而我自不貪問俗而民交  
相慶好見荏蒲之聚膏為橫嶺之歸昔周茂叔之始  
治是官詎獄每先於洗澤乃呂獻可之荐更外服愛

吾深繫於隱憂此皆名世之真儒亦越來邦之祐  
是本之豐者未必遂而積之厚者用必周人惟養而  
非<sub>之</sub>瀛州有真學士道將廢而有命龍斷彼賤丈夫  
勅成巨唐一代之經必數求司馬二正之策  
明招方勤於備纂而前聞九務於蒐羅作世采章傾  
公華削其為寮學省受服民編重未契而下交竊餘  
光以明耀鷓舟泝淞有躋經從豹隱在山靡呈賓儀  
僕指鴛行之舊傾心燕賀之私惟不廢於緘<sub>之</sub>四  
承於竊錄梅華玉節<sub>之</sub>蜀使之躔茅屋石田甘老  
杜陵之曲有懷歸倚莫<sub>之</sub>言宣

賀張希益除禮部尚書啓

伏審疏寵形延陞華<sub>之</sub>即官上右方參宥密之謀

和春制文集二十

二十八

尚書後行送主儀文之事豈心朝紳動色將令儒服  
增榮竊以庸禮而謂我即天命鄉而猶歲統日秩宗  
詢四岳蓋自古以九欽祠部摠五曹亦自時而始制  
雜品式采章之數有討論煥飾之功此豈<sub>之</sub>闕於  
<sub>之</sub>要以<sub>之</sub>琳<sub>之</sub>綸於國體矧大比賓興之伊迺而斯文  
任之宜專孝真行而不掩焉尚古人之獨見觀其  
則過<sub>之</sub>矣抑知者之深機賢才或由是以朋<sub>之</sub>陽德  
亦乘之而主泰故反汗道彰於漢斯乃政絃必與於  
和聲揮<sub>之</sub>喉舌之司萃<sub>之</sub>精神之運然惟其官<sub>之</sub>海岱  
英氣星斗絕芒泱泱大國之風得<sub>之</sub>諸樂本飄飄上林  
之賦自是仙姿供奉於貞元朝士之間<sub>之</sub>醞藉出建  
才子之右方執簡登閣丘而議禮洎<sub>之</sub>授亮入<sub>之</sub>西<sub>之</sub>復以

書辭至今解用之威好在鰲坡之藁曳履徑躋於法  
從含香初對於禁塗大蘇公素號詞且不負向來批  
勅之手歐陽子并為座主盡摠平生愛士之心使蠅  
蚌無復獻嘲則鳳麟自然薦瑞顯受進賢之上賞是  
名辭國之忠誠余豈負官蓋昔為貳而今為長時不  
舍我猶前有疑而後有丞行矣陟庸念而延佇某情  
深賀燕跡後登龍兒子同遊要亦在門生之列丈夫  
未遇豈無望國士之知慶臆誠陳表言則淺

代同門友上許左丞謝辭啓

伏以右文初改下溫詔以興賢左轄真儒妙洪鈞而  
播物遂使操觚之末亦叨克賦之榮化地深息私門  
厚幸竊以文章與時消息禮樂待人興行自成周論

二十一 二十九

先漢設科以始傳之經術莫非明道正義  
之言證事為壹是尊主庇民之學亦嘗究觀感代  
之良法未可諉為異時之虛文徒令談者之紵紘見  
謂儒生之破碎非特達遭逢於盛際曷庶幾鋪繹  
宏徽噓六籍之寒灰翦菑古訓蒐百王之墜典上飾  
天明肆時鄉閭先德之求猶昔學校貢英之意如某  
者少而辛苦壯益漂流間日懸澤之誦摩竊窺考亭  
之述作主人謝容笑爾五窮小子學詩慚予多識願  
言志來歌而已豈授政專對去然至若相如靡身之  
辭夫公孫愚慙之策一燈夜屋雖嘗美翰以娛嬉  
萬棘秋闈明直棄兵而廢戰聊以此而困造物豈憐  
我而拔泥塗置荀伯於在三何嫌小却如趙咨者有

幾已媿先登奪標到手以若驚濫吹及門而實懼茲  
蓋伏遇某官單傳正學密贊化機師保萬民備悉彌  
綸之盛忱恂九德獨持監裁之公是以識之審故擇  
之精所謂樂其善而忘其勢蓋親得於厦旃之至論  
匪徒專乎筆削之微權辱此兼收亶為殊遇某敢不  
益磨頑鈍仰副陶成科舉利祿之文姑爭驅於場屋  
道德性命之學敢有味於淵源抒謝情深敷陳語淺

通高副提舉啟

伏審龐疏宸綽光領儒紳禁路雲霄直希蹤於峻武  
泮林雨露乃屈意於斯文蓋司存獲引重之榮則老  
我遂蒙成之幸輒抒衷素併闡前旌恭惟某官言有  
樞機學無雕飾方七分說易拓開心上之經綸及一

名薦書掇取彀中之科第顧何嘗以成己為德徒自  
詫其獵較從時歸乘半刺之車仕得初筮之吉曲江  
宴幕排銀榜尚春色之冲融廬山飛雪灑石缸更塵  
襟之灑淪越三載如始至方千里猶一家屬聞臥轍  
以興謠已復問釣而作賦出門西笑共期直上於蓬  
萊懷綬南旋未免低回於菽水雖大鵬有六月之息  
然神龍無百尺之蟠惟江鄉均視枌榆是楚材實生  
杞梓比乖涵育端俟封培觀魯侯之旂云將至止問  
齊人之戍已迫踐更戒導從以肅驅載殺脅而偕往  
夙宵命駕來暮有歌某愧甚負丞幸哉聯事庶幾泉  
阿雙劍之合幸成墳笈迭奏之和同官為寮此席既  
還於本色一人得友予心竚沃於芳猷傾倚方深敷



陳丙究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石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錄古今詩五百六十有七首雜文二百九十有四首初先生為文多不存橐年四十餘北游燕始集為書名之曰游橐及官成均轉奉常則又以職司名之曰西橐橐曰容臺橐出提舉江西則又以地名之曰鐘陵橐自江西退而家居則又以所居齋名之曰靜儉齋橐間嘗西游吳中則又以游名之曰西游橐游而歸休日對烏蜀山歌咏自娛則又以山名之曰蜀山橐未幾橐占還禁林述作日益富尚未名橐而先生歿遂為人乘間持去今所存唯七橐瀛與

同門友戴君良定其九可傳者序次如右以光生官至翰林待制也通名之曰柳待制文集云天地之間有至文焉相軋而生相錯而成其昭著蓋無時而或熄也故觀乎朝廷則削度文為聲明采章秩焉而有序觀乎宗廟則鐘鼓相宣籩豆靜嘉焉而有章觀乎軍旅則隊伍嚴列旗幟精明肅焉而莫犯觀乎政司則出珥施令舒陽慘陰廩焉而可畏觀乎庠序則禮教脩明上下洽比穆焉而相親凡若此者皆至文所寓未易以一言盡也惟能觀夫會通則其精神之所流希往往凌厲奮蹈不得見之於功烈必靡宣之於辭章此古之有志之士所以不出於彼必入於此雖其所成有不同而

不隨世以磨滅者則一而已先生素涵匡濟之學  
鬱而不能大振於是悉斂其英華發之於文震盪  
汪洋自成一家之言或鋪張制作之休懿或昭明  
神人之感誦或序列兵戎之功伐或闡陳善治之  
所急或推原名教之攸繫肆筆而成其光燄萬丈  
自不容掩初未嘗區區求工於篇章之間也國子  
監丞莆田陳公孫嘗評之曰柳公之女麗蔚隆崇  
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香莫窮其端倪天曆以來  
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  
陽黃公晉卿及公四人而已識者以為名言嗚呼  
先生之於文可謂至矣可謂善觀會通而能宣至  
文之昭著者矣使先生得大振所學功烈僅施於  
一時孰若斯文之傳衣被於無窮哉雖失於波瀾  
復得乎此亦不足深憾也是集既成廉訪使者余  
公闕命廉侯阿年八谷刻實浦江學官尚餘古今  
詩九百有七首雜文二百四十有八首未加詮次  
瀛復同戴君分類題為二十卷題曰別集按先生  
之子自歲之俾世世謹其傳焉至四十二年辛卯  
歲春正月甲子門人金華宗濂謹誌



有元盛時金華柳文蕭公黃文獻公俱以  
文章名文集刊行于世板留學久殘闕不  
完多以不獲其文觀覽為恨前教授廬陵  
蕭伯齡曾為黃公補刊以柳公文板闕多  
遂不之補及貴承乏于茲切念二公文章  
齊名而柳公之文獨闕無乃不可居雖異  
鄣而姓與公同又職教是邦得非待予以  
補其闕乎乃親檢閱闕板百餘召工計費  
貳米壹拾肆石有畸官冷俸薄懼不能濟  
適前鄉貢進士杜桓來謁乃曰先生是舉

柳待制後序

乙

誠斯文美事豈無好義者成先生之志倡支  
米參石陳曾朱助素貞鄭義門黃容吳永  
和皆量助總若干桓仍補其不足命生負  
感文蒙董印工應源等刊永樂肆年正月  
望日起工四月終畢凡歷日壹佰伍柳公  
之德業文章已盛傳于世有不待言姑記  
補刊文集之顛末云是年五月望日金華  
府儒學教授柳貴記





